

# 州府人物连环套：李天葆与张爱玲

林春美（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专业高级讲师）

## 摘要

本文着重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对马华作家李天葆的影响，并指出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对一个华丽而苍凉的老世界的营造上。尽管李天葆仿张爱玲“借一点时代的气氛”，在小说中引入了时代与空间的讯息，然而对张式的没落贵族情调语言的过于耽溺，却使他的小说情境陷入并非旧上海，又不像老南洋的奇幻境界。因此，尽管李天葆在小说中埋置许多现实符码，其“本土性”在华丽美学的连环套中，却始终还是处于游移状态。

**关键词：**李天葆、张爱玲、南洋

# Linkages of the Nanyang People: On Li Tianbao and Zhang Ailing

LIM Choon Bee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Malaysian writer Li Tianbao and modern Chinese writer Zhang Ailing.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works by both of them,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Zhang's influence over Li mainly reflected a creation of "an old world" in the latter's works of fiction. However, due to his over indulgence in the language and rhetoric style of Zhang Ailing, Li Tianbao is caught in a predicament in which the old world he created appears to be an illusory land of neither the old Shanghai nor the old Nanyang.

**Keywords:** Li Tianbao, Zhang Ailing, Nanyang

## 一、张冠李戴

张爱玲，与其仅仅把她定位为中国现代小说家，毋宁更适于把她定位为中文世界的文化符号和文学标竿。

张爱玲四十年代窜红于上海滩，风头之健，堪比电影明星。<sup>1</sup>五十年代初她出走之后，她在中国大陆的“第一炉香”随着熄灭。然而，在大陆以外的中文世界，经久不歇的张爱玲传奇正在预备翻开扉页。

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史无前例的以专章讨论一直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张爱玲，而且还给予她比鲁迅多出近乎一倍的篇幅，并推许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小说家”。<sup>2</sup>由于“文学史书写往往带有经典化（canonized）的含义”<sup>3</sup>，因此夏志清对张爱玲的高度褒扬，可说初步确立了她的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sup>4</sup>

在夏志清的巨著出版之前几年，他的一篇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已由其兄夏济安中译并发表于台湾的《文学杂志》上。<sup>5</sup>这篇文章对日后中文世界的张爱玲现象起着重大的作用，张在台的小说“同行”（有些后来旅美）就是从这个最初的接触中注意到、继而迷恋上了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的。<sup>6</sup>之后，诸多名家对张的评介文字屡屡见报，皇冠出版社开始重印张的早期作品，再加上张的前夫胡兰成突然访台所造成的传奇效应，使“张爱玲热”一下子漫烧开来，“张迷”即为印证此一现象的新造“术语”。八十年代初，张爱玲热随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传入中国大陆。从大陆书市对她的作品的编印、影印、盗印的热衷看来，她在此地所点燃起的“第二炉香”的热度恐怕不逊于前，捧读《张爱玲全集》据说一时成了大学校园的时尚风景。<sup>7</sup>

张爱玲现象不止出现在阅读与欣赏的层面，它还出现在创作上。在八十

1 在一次外国女舞蹈家访华的欢迎会上，张爱玲与当时的电影红星李香兰同列为主宾。此外，从通俗刊物的评论界、媒体与读者对张爱玲的类似捧场喝彩的举动，亦足见张确有被“偶像化”的倾向。详阅余斌，《张爱玲传》，台北：晨星出版社，1997。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再版），页467。

3 王宏志，〈张爱玲与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书写〉，见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页245。

4 大师，有点武侠小说中所谓“名门正派”的意味。张派过后果然变成“名门正派”。

5 详阅陈芳明〈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的撰写〉，见杨泽编，《阅读张爱玲》，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6 夏志清在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2000（三版）所写的序中指出，他后来认识的几个旅美小说家，都是因为读了他的评论文章才去拜读张爱玲的小说文本的，他们并且也自认在创作上受张的影响。见页6-7。

7 关于张爱玲的“台湾奇迹”及回流大陆后的热潮，我在《海派都市小说作为流行与先锋的阅读本：从张资平到张爱玲》（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2003，未出版）中有较详细的整理，

年代，王德威即从台湾女性作家的“张腔”喧哗中勾勒出了台湾“张派”文学族谱。在他后来扩大格局的论述中，王德威更是为这位“祖师奶奶”指认出了更多的张派男性继承者与大陆传人。在香港方面，当地学者梁秉钧也认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张影响者不少。<sup>8</sup> 海峡两岸与旅美华裔文学圈子之外的“海外”，还未被指认的张派弟子尚未知其数。

枝繁叶茂的张派文学系谱，在不知不觉之间建构了益加庞大的张爱玲文学网络，把张爱玲供成了中文文学世界的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图腾。对她的欣赏与习仿不止是“某种趣味的象征”<sup>9</sup>，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变成文学资源的支配力量。邱贵芬在她的精彩论文〈从张爱玲谈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中指出，七十年代中末期台湾新锐女作家蒋晓云在大型文学奖中连年报捷，主要因为她能得到出任主审的文坛名人如夏志清、朱西宁的赏识，而“这个赏识，主要是因为蒋晓云的文字洗练直逼张爱玲”。<sup>10</sup>

以张爱玲为衡量年轻作家文学成就的标竿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七十年代，不仅出现在台湾。

1993年，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最盛大的文学奖项“花踪”的小说组终审会议上，三位来自外国的评审：於梨华、谢克与彭志凤，在完全无须争辩的情况下，一致认为首奖应该属于李天葆的〈州府人物连环志〉。旅美小说家於梨华<sup>11</sup>以极大的热情说道：“作者写得太好了，他把张爱玲的作品熟读了。上一届花踪还没有这么好的作品。”接着又忍不住再次赞叹：“张爱玲的手笔，让我想起〈倾城之恋〉。看到一篇好文章，让我感觉什么都值得了。”而来自新加坡的彭志凤则表示该篇小说“前呼后应，非常自然、流畅，（是）《红楼梦》和张爱玲影子的结合。”<sup>12</sup>

李天葆，1969年生于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以〈州府人物连环志〉夺魁的时候，他才24岁（张爱玲也差不多在这个年纪完成了她的《传奇》）。他在八十年代末以一种与他当时的年龄不甚相符的华丽而老练的笔调崛起于马华文坛，备受瞩目。在那个时期，马华青年作家中迷张、学张者不乏其人，如名噪一时的“马大文友会”中的林云龙、张玉怀与杨锦龙皆在此例。可是，终究是李天葆学得最像，也最好。然而，在九十年代末写就的一篇文章里，李天葆却对评者频频从自己身上看到张爱玲的鬼影颇表示抗拒：

8 详阅王德威〈从“海派”到“张派”〉，见《阅读张爱玲》，页337-341；及梁秉钧，〈张爱玲与香港〉，《再读张爱玲》，页175-183。

9 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见《阅读张爱玲》，页25。

10 见杨泽编，《阅读张爱玲》，页443-444。

11 是否为夏志清在给水晶的序中所说他所认识的那几位“旅美小说家”之一？

12 萧依钊编，《花踪文汇2》，八打灵再也：星洲日报，1996，页75-77。

创作最要紧的是新意——虽说我的文风几近于旧派，然而连连就此将之划为张派，未免偷懒太甚……我极愿有一枝龙翔凤舞迂回多姿的笔，却不是动辄吃人口涎捡人牙慧的摹仿者。<sup>13</sup>

无论如何，隔年在马华作协刊物《马华作家》一项他自己策划的“现代爱情专号”问卷中，在回答有关难忘的爱情小说与人物的问题时，张爱玲的小说题目和人物在李天葆几近语无伦次（抑或是“意识流”？）的答案中出现了最多次。<sup>14</sup>而且，在2001年出版的他的第三本小说集，被命名为《民间传奇》。在封面上，书名左侧有三行文案：“民间的花月情仇/传奇的灵异迷幻/痴爱贪恋的华丽书写……”。李天葆既然拒绝被划为张派，然而却在书名与文案中不避嫌/避讳的引用“传奇”、“华丽”等轻易引起联想的字眼，变成自动在评者的文学记忆中为“祖师奶奶”招了魂。

黄锦树说“李天葆的小说从腔调、意象、叙述方式到题材都有明显的白先勇—张爱玲的影子”并无言过其实。题材方面的“痴爱贪恋”暂且不表，且举几个“张冠”“李戴”的小枝节以指出李天葆的师承：

在〈州府人物连环志〉中，灯花嫂跟“明知他是做戏”的金树调笑，“等到金树走了，灯花嫂瞧见他的背影，湖绿色衣裳，炎风吹来，袖子荡呀荡，是像她心里的人”。<sup>15</sup>这一个片段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张爱玲〈金锁记〉：七巧也觉得兜兜转转那么多年之后重又来到她的身边的季泽“太会演戏了”，她无法装糊涂，把他赶跑了，然而却又留恋的奔向窗边再看他一眼。她看到季泽离去的背影，“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膀。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sup>16</sup>在金树袖子里荡呀荡的，就是钻进过季泽的纺绸裤褂的那一阵风，撩起的，都是“她们”孤寡难欢的情欲（而那么巧，灯花嫂和七巧都是寡妇）。

在另一篇得奖作品〈旧乐园巷〉中，跛足男子阿杨每次念及他暗恋的女人兰影时，总感觉“那跛腿上，麻麻地像让火星沫子溅上，一口口在吮吸”。<sup>17</sup>这种感觉，〈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也曾有过：他初次见到娇蕊时，娇蕊正在洗头，“溅了点肥皂沫子到振保手背上”，振保“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sup>18</sup>同样一种意淫的感觉，李天葆不过是把肥皂沫子转换成火星沫子罢了。

13 李天葆，〈烧鸡蛋糕和风月情浓以外〉，见《民间传奇》，吉隆坡：大将事业社，2001，页187。

14 详《马华作家》8，页35-36。

15 见李天葆，《南洋遗事》，吉隆坡：中华独中，1999，页13。

甚至是关于自己如何做小说，李天葆的花影，也显见长在张爱玲的枝蔓上。读者应该不难从两人的文字中看出相同的意思/意象：

心里只愿意那锁在现实与梦之间的水色花影，淡淡，自然地流泻在笔端，在纸上即成天地——我不过是描摹而已。

~李天葆<sup>19</sup>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是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用笔勾一勾。

~张爱玲<sup>20</sup>

## 二、前朝金粉

张爱玲生长于豪门贵族趋于没落破败、陈腐老旧的过去在现代的世界里依然保存气息的一个“怪异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阳光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这样的空气，后来都变成张爱玲小说世界的氛围。她一方面对她父亲的家所表征的那种“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的小满清世界表示嫌恶，然而在另一方面，她所崇拜的母亲与姑姑同住的那一个对她而言“一直是一个精致完整的体系”的家却又不能让她感觉是“真的家”。虽然她认定属于她父亲的家是不好的，但是她对它“有时候也喜欢”。她说，“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sup>21</sup>这个老旧的世界让张爱玲感觉熟悉，感觉“合身”，那是“她的”世界，她不由对它生发一种深刻的爱，一如她对胡兰成所言：

“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sup>22</sup>

然而，爱无法完全消解嫌恶，于是张爱玲自觉的与她的书写客体始终保持一种距离。她对她笔下的世界冷眼观之，最后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起

17 见李天葆，《南洋遗事》，吉隆坡：中华独中，1999，页58-59。

18 见《张爱玲短篇小说集》，页64-65。

19 〈枝叶花补遗〉，见《桃红秋千记》，吉隆坡：马来西亚作家协会，1993，页126。

20 〈我看苏青〉，见《余韵》，香港：皇冠出版社，1996，页79。

来。她一篇篇华丽苍凉、哀矜勿喜的传奇故事——再加上她本身贵族家世的传奇色彩，以及生命中最后几年离群索居所造成的神秘性所构成的《传奇》“外一章”——几十年来成功吸引了不同的读者群。早期的读者可能从她的小说里重温华靡而安稳的小满清，后来的读者主要则从她的字句里窥探风华绝代却已然失落的的老上海。

李天葆对张爱玲的继承，主要就在对一个华丽而苍凉的老世界的营造上。他在讲述那个老世界时的语调与修辞，与张出奇相似：

坡底的横街窄巷，纵使一天比一天多了黑烟和噪音，只是身在其中，完全觉得这是极切肤亲近的城市，再脏乱也是我们自己的。<sup>23</sup>

不同于张的是，李天葆对他的老世界只有沉迷，没有距离。他太爱他的老世界了，以致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大凡旧事旧物都表现了一种堪称恋物癖的情结。<sup>24</sup>

在《州府人物连环志》中，李天葆就精心为他的州府场景陈列了许多前朝旧物。单是仇凤堂来到蔷薇花馆的那两段文字，借张爱玲《连环套》里的一句话说，就是“跌跌绊绊满是东西”：首先在厅堂里，老跑腿扒着睡觉的是一张“八仙桌”，身边斜靠着的是东亚病夫时代的常见道具“鸦片烟枪”。仇凤堂沿着古色古香的“雕花梯把”走上楼，撩开的是一张有着典型古典图纹的“白底绣粉红荷花鸳鸯戏水门帘”，就走进了玉霓虹的房间。而对这花国脂粉的房里器用，从梳妆用的“鹅蛋琉璃镜”、“玳瑁仿象牙梳”，到供恩客使用的“贵妃榻”、“水烟”，到妇人所罩“短袖西瓜绿褰衣”，李天葆莫不细腻地陈设周全。<sup>25</sup>

以上所述还仅是小说中的布景而已，李天葆在提及时不过是像开出一张“必备道具”单子。更常见的倒还是李天葆在小说中不吝笔墨的对老旧之物的描写，像老年人回忆失去的少年风华，为了证明它的真实，每一处小节，都特别放大。他的旧物旧事，不论多么份量如何轻微，都刻记着颇深的细节。且看他如何描写香烟广告牌：

报摊问板边贴着张广告牌，是红猫香烟，线描的一个仕女图，鬋着时髦的卷发，幽雅地夹起烟。<sup>26</sup>

21 张爱玲，《私语》，见《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6，页153-163。

22 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三三书坊，1990，页293。

23 李天葆，《灯月缘（代序）》，见《南洋遗事》，页7。

24 这一点倒与张爱玲相近。关于张的恋物，可参阅张小虹，《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见《阅读张爱玲》，页177-210。对张爱玲过度迷恋，可能也容易染上恋物癖，张小虹即为一例。

再看他如何描写旧杂志封面上昔日名伶的造型：

芳艳芬外披白狐皮裘，内穿宝蓝色旗袍，嫣然一笑，旁边有曲名《丹凤朝阳》；又或是葛兰一身紧束衣裤，放任地笑开樱唇，头顶上飘过一串豆芽似的音符……<sup>27</sup>

即使是旧式的衣装、发型与照相时摆的“甫士”，他也充满依恋的对这水色花影一笔一笔细细描摹：

陈年照片里，可以瞥见这姐妹花一式的打扮，头上堆着玲珑宝塔髻，各从耳际垂下一勾发丝，贴在双颊；V字镶亮片马甲，加上紧身喇叭裤，玉手相握，粉脸相依，亲密得很。<sup>28</sup>

女人发尾梳成弯勾，垂在两旁，穿无袖波点黑底迷你裙，一双大腿外露；她低眉撮嘴——眉毛剃了，再描上去，一条振翅欲飞的柳叶眉，越描越高，直画进鬓边去，媚意春光都锁在里面。<sup>29</sup>

李天葆亦把极为日常的旧式物质生活细节放大书写，以下这段几乎可为旧款熨斗使用指南：

兰影端了个小炉进来，炉上红灿灿烧起了好几块火炭，她提着火钳夹住炭身，放在熨斗里，转头去找扇子；男人忙从日历牌后抽出一把纸扇，递给兰影。她一下子抢在手里，大力狂煽，熨斗飘出红星微火，乱舞不已。<sup>30</sup>

在另外一段文字里，文字所透露的水汽、烟雾、热度、气味、声音，以及厨娘的细微动作与姿势，似乎还原了老旧厨房里的感官世界：

灶脚边，灯花嫂蹲着剥豆芽，上面煮着热水，另一个炉子却蒸着咸蛋冬菜肉饼；一个老厨娘揭开锅盖，白烟涌卷，她手上包着抹布捧起碟子，嫌烫，嘘气吹着……老厨娘放下蒸肉饼，转身抹砧板，抹好，抹布一扬，蓬上来是肉腥味……<sup>31</sup>

李天葆以他孜孜不倦的细节承载过去的时间与空间，并把它凝固下来，

26 〈旧乐园巷〉，页41。

27 同上，页58。

28 〈金蝴蝶斗白芙蓉〉，见《民间传奇》，页81。

29 〈莫忘影中人〉，见《南洋遗事》，页186。

30 〈旧乐园巷〉，页45。

保存于可以大致辨认年号的物质/事物上，让老世界在他物资丰饶、“历历在目”的文字空间里更趋于“真实”。在这一点上，李天葆其实比许多自诩写实主义者的马华作家更加“写实”。<sup>32</sup>只可惜，一般为他喝彩的评者通常仅以李天葆小说之写“当代小人物”、“真实存在的背景”，来赞扬他的作品具备“活生生的人物”与“大马本土生活”的真实感。<sup>33</sup>

### 三、竟在南洋

李天葆建构了一个金粉斑驳、华艳自足的文学世界，然而，这不是张爱玲的上海，而是州府南洋。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桃红秋千记》已经有“南洋化”的迹象——李天葆的好友李忆君在论及其《桃红刺青》时说，“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李天葆的创作趋势有了明显的转变，是‘写实’多了”。<sup>34</sup>到了第二本小说集面世的时候，李天葆索性直接指称他的老世界为南洋，书名就题为《南洋遗事》。此书所收三篇小说中的两篇分别是马华两项重要文学奖的首奖作品，<sup>35</sup>是李天葆的得意之作，同时也是代表作。第三本小说集《民间传奇》，“传奇”虽遥遥召唤“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sup>36</sup>的张爱玲，但就其书写对象观之，“民间”还是南洋的民间。

李天葆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喜欢编造故事”，“绝对没有一心要‘反映大马华人社会现象’，也不是‘发扬民族文化’，‘传播教育意义’”，<sup>37</sup>言辞之间似乎在讥讽平庸的现实主义者流以社会民族等大叙述与大使命来苛责小说家这一类的马华文坛常见现象。既然小说的书写志不在“反映现实”，那么李天葆又何必执意于突出种种“南洋”标志？

李天葆有意识地在小说中输入了许多现实符码。在标签南洋的《南洋遗事》中，这些符码几乎俯拾即是。就空间层面而言，有大至地界含糊的“南洋”，有具体的市井街巷，如李天葆本身的少年故居、也是他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的生活环境的“半山芭”、“乐园区”，还有稍远一点的“太子路”、“秋杰路”，还有小至具名的老戏院、老茶室、老照相馆、老旅馆、老舞厅歌厅、老

31 《州府人物连环志》，页11。

32 张爱玲的文章也充满繁琐的细节，然而张李不尽相同。关于对张爱玲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彭秀贞，《殖民都会与现代叙述：张爱玲的细节描写艺术》，见《阅读张爱玲》。

33 请参阅陈剑，《李天葆文学表现简评》与李忆君《新生代小说家李天葆之论述》，二文皆附录于《南洋遗事》，页199-201、页202-206。

34 见《新生代小说家李天葆之论述》，页203。

35 其中《州府人物连环志》获第二届花踪小说首奖，而《旧乐园巷》获第七届乡青中篇小说首奖。

36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见《流言》，页57。

商店、老大厦、老殡仪馆。就时间层面而言，有基本上不志年月，寓时代于事件中的，如〈旧乐园巷〉就以一些“典型”的名词表示了时代，故事从“旧日番鬼佬的殖民地”，一直讲到“提供日用品给山芭里的共产党，被人告密，抓进牢里”，到“东姑阿都拉曼在大钟楼草场上高喊独立”，到“那时闹过一段紧张时期，戒严了一些日子——‘五一三’事件的危险区据说都在太子路秋杰路”；也有屡屡标明年月，虚实交错，以假乱真的，如〈莫忘影中人〉就以纪年的方式开始故事：1968年半山芭大街虹光影楼开张，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骚乱，1971年虹光玻璃柜子的大头照换成了女星姚苏蓉，1973年虹光老板被弃尸巴生河……。除了时空，标示南洋的还有异族异声。单是〈州府人物连环志〉，就出现了牧牛的赤足印度少年、卖红毛丹的缠头马来老妇、卖花生的印度女人，以及回教堂诵经声，与“杀都，杜鹅，地加”的粤音马来话。

这些现实符码的刻意输入，或许可视为李天葆求异于张爱玲的一种方式。他要借此告诉读者：尽管也是华丽苍凉的老世界，可是——这是南洋！

然而，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南洋世界现实符码的陈置，是否就让小说世界自动南洋？几抹“本土色彩”的涂染，是否就确保了“本土性”之不可质疑？半山芭的风情月色、东姑阿都拉曼的独立呼声、<sup>38</sup>1969年秋杰路的骚乱<sup>39</sup>等等，作为一种地方经验，自然有其值得重视之处。然而，真正足以通达小说世界本土（性）的媒介，还在于语言。李天葆的语言操作与他所要描述的地方经验之间明显的存在着一道鸿沟。换言之，积淀着满清“遗民”（“没落贵族”）氛围的雅化了的“张腔”，并没有足够的力道刻写一种新的“移民”处境：南洋。<sup>40</sup>比如〈州府人物连环志〉中的这一段文字：

金树忙躲在树背，等他们过去。但忍不住，伸头窥看，见她穿着玫瑰红衫子，胸前停了对白玉大蝴蝶，耳朵鬓边掖了朵绢制百合花，衬得眉眼冷冷，唇间一抹腥红。<sup>41</sup>

这段十足张爱玲的文字，美则美矣，细腻则细腻矣，只是却又显然有些“奇幻”。文中女子的形象是透过金树的“窥看”——即透过他的眼睛与认知——展示出来的。然而金树一介移民，流落南洋当个花档夥计，又嗜赌如命，这样的人如何会有上述那种雅致的趣味，并还在感官中浮现“眉间冷冷，唇间

37 〈染香罗，剪红莲〉，见《红灯闹语》，雪兰莪：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1995，页115。

38 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马来西亚国父。

39 秋杰路位于吉隆坡市中心，1969年5月13日发生的种族冲突事件（史称“五一三事件”）最

一抹腥红”这种几近骈文的华丽语言？语言的过于精致典雅，不免消解了“人是移民，地在南洋”的可靠性。

在另一篇小说中，对于艺名柳浪莺的夜总会驻唱女星檀香，在一处她回忆起自己无数个已经失去了的追求者的情节中，李天葆则如此书写她的感觉：

忽然都一—想起来，像死了的花魂，在废园里徘徊；昔日的花香春意闹，竟抓不住了。<sup>42</sup>

檀香出身市井蓬门，十六岁即在茶室里当女招待，工作除了捧茶递水，还包括招徕客人。后来她成功当上小歌星，艳舞伴歌，艳名远播。虽然同是从事“娱乐行业”，但她毕竟不同于上流社会交际花葛薇龙（抑或尹雪艳），上述过于幽雅的修辞与语调，显然与她的文化层次两不相应。李天葆倒像是把从上海书香世家走进香港上流花花世界的葛薇龙，错置到了南洋。

尽管李天葆仿张爱玲“借一点时代的气氛”，在小说中引入了时代与空间的讯息，然而由于他对张式的没落贵族情调的语言（包括语调、修辞、意象等等）过于耽溺的缘故，他的华丽苍凉的语言操作往往容易使情境陷入并非小满清又不像老南洋的奇幻境界——祖师奶奶在小说里说过的一句话，在这种情境下读起来，几乎就是一种预言：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读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sup>43</sup>

因此，尽管埋置着许多现实符码，李天葆小说的“本土性”在华丽美学的连环套中迷魂阵里，始终还是处于游移状态。

或许，这也是一个“国中之国”？

40 关于地方与语言之间关系的讨论，可参阅Bill Ashcroft等著，刘自荃译，《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台北：骆驼出版社，1998。

41 《南洋遗事》，页24。

42 〈旧乐园巷〉，页115。

---

43 〈沉香屑——第一炉香〉，见《张爱玲短篇小说集》，页280。